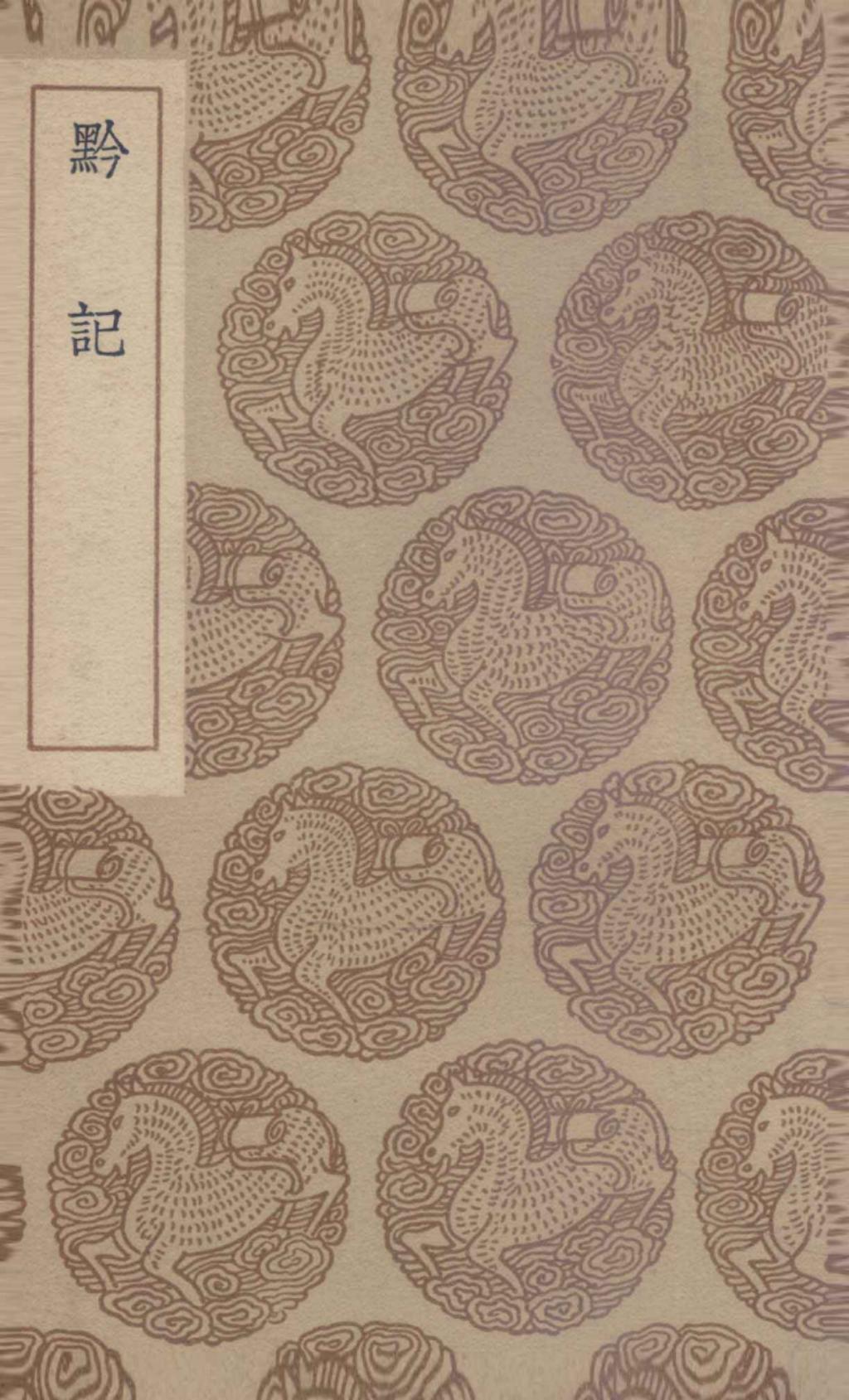


黔  
記







記

點

李時珍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黔

著者

李宗昉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記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本館據問影樓輿地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嘉慶十八年今少宰山陽李公以贊善督學黔中時巡撫某公以黔中地非甚寡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疑士民田多隱匿擬奏請全省丈量田公聞之駭甚而無說以折之也而某公自以不加賦而田得增多賦倍出爲

國家計久長意自得銳甚時時籌經費調屬吏議設官局事奏請卽行有日矣公初至黔時以黔中文獻隱失府縣志多缺不修無以稱

聖天子一道德廣文思之意乃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金石圖史歌謠志乘涉黔事者最上學使鈔錄發還而遂得錄御史包祚永丈田奏蓋乾隆初貴州學使鄒一桂請丈田而包公駁之得

俞旨公得此奏則大喜示某公曰丈田議學臣嘗奏之駁不行今公發之必援前議解其駁議乃得申不然部議必駁公如曩時且以匿前駁不奏詰公卽公無辭某公見奏驚曰吾不意害乃如是非包君黔人固無由知請勿復言丈田事立廢局罷所調吏後他巡撫來以事遠文書多遺失恐後萌芽故列上其事而公爲少司徒乃得援前議詳復之事定不行方公檄學官上人家所藏書惟網羅放失舊聞將編爲黔記補田侍郎黔書之缺而已而遂得包御史奏以回某公之意以安黔中之民不然黔中固多山少平地民或以虛占不毛之土而實奪其可耕之田又以胥吏上下之手而丈其高下不可準之地使賄成於胥吏民財耗而官田不增其害小苟民田奪而官田遂增椎剝其脣髓爲

國家經常之規則一朝而伏萬世之憂不難矣而黔之民得至今宴然無憂非公之功哉此一事也於是

書、足千古矣。若夫鉅細悉備，裨益雅俗，有華陽志風土記之遺風，覽是書者當自得之而有取焉。道光十四年甲午二月門下士上元梅曾亮謹序。

# 黔記卷一

清 山陽李宗昉芝齡著

貴州通志近八九十年未加增葺以今所見聞考之。幾十得四五耳。余歷試六郡。惟興義府見南籠舊志刊本二卷。亦多缺略。草志則有平越府志已缺一卷。餘惟安順之安平。興義之安南。有草稿數冊。仍抄撮通志。殊無新得。荒略如此。考古者將何所徵信焉。

省城外東南近城垣新建君子亭爲陽明也。

海昌沈文學毓蓀號蘋濱字子澗。僑金筑能詩。其謁王文成公祠曰。荒涼祠宇對斜曛。儒術千秋大雅羣。朱陸之間分一席。孫吳而外有三軍。牂州古驛生春草。越國青山隔暮雲。當日龍場曾旅他鄉。誰忍讀遺文。旅店曉起云荒城。一夕小淹留。喔喔晨雞動客愁。五夜霜風消宿酒。四山煙瘴壓征裘。清銜此去依嚴武。逆旅何人識馬周。閨裏金錢如問卜。春分前已過思州。

汚陽張蓮濤錫穀署開泰縣令。有秀才薛上國。素不至縣廷。忽通謁。長跪而泣。問何爲。對以徑來一瞻好官。越日上國死。懷手書遺子姪。戒毋爲不善。中曰。縣公清廉寡欲。其後必有達人。所藏張鴻臚銅雀瓦硯。可持贈公子。勸其學。蓮濤受其硯。以名其齋。

早熟稻名蟬鳴。俗呼早市香。

雞棲所生下有白蟻聚土如蜂房又名蟻奪采時人必蹲來歲可再得立則否羊肚菌亦生細草中刺梨野生幹如蒺藜土人多種于離落可辟猛獸其花如茶藤結實如小榴色黃多刺味甘微酸小兒食之消積滯搗汁入蜜煉之可爲膏各郡皆產越黔境乃無又一種重胎豔花紅紫間色可尋爲玩名送春歸或云刺梨熟虎來食

蘇草卽燭麻其葉類麻多毛刺生離落溪崖間刈並豨莶煮飼猪甚肥沃湯浴體可療瘋癩墨莊漫錄云一種惡草羅生於野土人呼爲燭麻其枝葉拂人肌肉卽成瘡痏潰爛久不能愈

白香山詩蘇草四時香俗名火麻草

前胡遍生山谷間春初吐葉土人採爲菜味極香俗名羅鬼菜又名姨媽菜黔中婦女好遊相識卽通往來呼爲姨媽飯則必設此故名

木芙蓉花一日三變由白而紅至深紅極艷

女紅極精繡蟒不減于顧氏露香園者

夾酒初用釀燒酒法再用釀白酒法乃成

咂酒一名重陽酒以九日貯米于甕而成他日味劣以草塞瓶頸臨飲注水平口以通節小竹插草內吸之視水容若干徵飲量苗人富者以多釀此爲勝

菜豆腐入碎菜于豆汁成之又一種名連渣菜豆腐又有菽灰豆腐以菽梗燒灰罨過宿食之極嫩又有

磨芋豆腐，剷天南星磨漿，以石灰、葛灰水點成，性寒質勁，能祛風化痰解煤毒。造者每閉戶避人，有說鬼者，則不成矣。又名鬼芋豆腐，或云卽藥品中土芋也。

黔人好食臭腐物，每歲三月洗白菜鋪巨桶中，加以小米層菜層米，滿則以巨石壓之。至五月始開，氣極惡，沸湯食之，頗以爲美也。其汁治泄瀉痢疾甚効，土人呼爲菜。

貴陽竹枝詞三十首，作者不知誰何，擇錄數首，以志土風。最堪憑眺是東山，放着晴天好去頑。今日遊人定多少，倩郎幫妾理釵環。方言放着巧，趕現成之謂也。清明上冢近城隈，縞素衣裳淡粉腮。聽得阿誰憐少婦，汗巾揩淚首重迴。中秋月色最清佳，鑼鼓喧闐笑語譁。喬扮仙姬來送子，背兜兜個大倭瓜。妾轎迎來郎拜堂，郎忙去謝妾爹娘。合歡三日娘看妾，滿月回門妾伴郎。板凳條條坐綠鬟，嬢嬢廟看豫陞班。今朝比似昨朝好，拷火連場演下山花戲也。

杜鈞，字景宋，號耦莊，江西新建人。以進士爲雲南太和縣令，改易門擢鎮雄牧。以事謫戍貴陽，能詩。漢軍劉永安，雲夢萬化成，大埔饒重慶，並以州縣罷，日相與吟詠。重慶作落花落葉詩八章，咸屬和鈞成篇章，人傳誦之。

王覺蓮，字夢白，號醒齋，貴筑人。初覺蓮父母嘗祈子於旌陽宮，同夢老嫗手持折枝白蓮與之，乃生覺蓮。生而俊慧，父母異之。三四歲指字與識，以多自喜。其父母欲其繼家業爲賈，至五歲自請讀書，過目成誦，出語驚其師長，教之文藝詩詞，若素習者。共稱爲神童。其補諸生中鄉試，未冠也。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散館授編修數遷階父母皆受封以歿仕至詹事安南縣龍翔山一名巍山在縣東北五里山頂有洞洞中有天成石碓石爐

安南縣東哈馬關南老雅關極險峻外有盤江以爲固興義有魯溝卡爲南面之遠隘真天險之地而昔未有能守之者足見險不足恃

安南學舍傍有欲飛二大字在巨石上明總兵鄭子龍所書莫忙亭亦子龍建

庭聞錄載吳逆在滇開科取士有中式某任雲南某州知州大堂署聯云皂隸排衙渾如一天星斗本州坐堂好似五帝朝天又顏其廈曰廢焚軒余往大定過鎮西衛城通衢有節婦坊新斲石爲之坊極高石柱大書深刻朱字聯云閱清冊數條憂憂乎人所難也披請題幾幅熙熙然衆皆悅之又於某城見武弁署其營門曰柳細風清

黔西州署西偏有海棠一株老幹偃蹇人言花時極香軒亭位置亦佳州牧會稽陶廷淑有聯云名友冠羣芳未知杜老當年何獨無情不詠紅香飄四座若使淵材到此亦應有恨俱消

安平道中過蘆荻哨數十家皆土娼其西五里有山象婦人坦腹下有竅東南有大石如人口口向之黔人用潮銀名吹絲炙以火則鉛出

借短票銀市商謂之銑

黔中婦女作背兜負兒於背每歲中秋夜以少年裝束如女子背瓜鼓吹送至親友牀上祝生子名曰送

瓜。

省中街市皆砌以石。雨後極滑。婦女雨行穿毛底襪。或用樓底最穩且快。

市人醵銀錢爲會。每月緝之。圍飲爲樂。曰上會。婦人亦多爲之。其始蓋皆各省流寓之民。鮮土著者。故醵銀寢以成俗。輕去其鄉。隨地遷異。上古淳質之世所不爲也。

豬肘呼曰脺。讀脺上聲。煮爛曰色。讀怕平聲。

酒一壺。曰一棒。故呼酒壺曰棒棒。

夷人稱漢官曰大老黃。吏士曰小老黃。黔俗稱人皆曰公。老者曰老祖。公稱長隨。曰二公。凡女皆曰婆。婦曰奶。曰太老者曰老奶。老太其尤老者。老祖太。間稱婦女通曰老太。其大公。二公。三公。大婆。二婆。三婆。則依次爲稱。小者曰么。曰滿。至稱女爲妹。則賤之矣。父母於兒亦不名。皆曰大爺。二爺。以次呼。

男婦做客。俱取席果糕餌之類。包裹攜回。曰紮包。

凡他省人客黔。娶妻生子。名轉窩子。轉窩所生。名門斗子。再傳則土人矣。轉讀去聲。江西人尤多。

凡妓所居。濫者曰塘子。潛藏者曰私門子。男女往來者曰做客。稱游妓。亦曰客。俗稱最小者曰么婆。幼妓爲小么。塘子多在卑井三板橋。

省城東相寶山樓上有鏡。相傳能照前世。名照妖鏡。余於消夏時過寺見之。昏昏不能辨人媸妍。其厚二寸許。兩面皆有光。又有銅牛在佛座下。缺一耳。亦古物。疑二者當合爲一。然後可用。俗人誤置二處耳。

黔靈相寶、棲霞諸山並有吳達善、劉藻二制軍詩最佳。余欲錄歸以行不果。  
張蓮濤有五禽言其辭一曰：昨日雲陰今日雨零。昨日山暗今日水深。水深猶可泥滑滑愁煞我。二曰：吁  
可怖山下路。齒齒者石。淫淫者霧。東西上下無着處。不如歸去。三曰：陂陀陂陀。左崖右阿。崎嶇逼仄可奈  
何。行不得也。哥哥四曰：山有草木巢居樂。田有稻梁啄不餓。得過且過。五曰：孔雀山雞炫毛自禍。我藏其  
美時至則可。吁嗟鳳凰不如我。

# 黔記卷二

包祚永字成美號存齋貴筑南上里陳家寨人自幼穎異力學能文年十四補諸生二十三登賢書雍正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累官廣東道監察御史性明慤不慕浮華切究民生利弊有意經世之業敦本務實遇事敢言乾隆初楚鹽騰貴官引不銷大臣會議祚永言應照兩粵官運官銷則私鹽可絕而價自平又言滇省銅廠收買正餘銅宜以辨銅庫本餘息銀酌量加其價值以卹廠民又言黔省苗狹頗能白衣其力而漢人惟資楚布歲需千億萬費兵民窮困職此之由請立法勸以紡織並言八旗婦女多工刺繡耗力而無益於用亦宜學習機杼以資生計又言古州新入版圖諸險要之地建立城汛安設屯軍而竄伏未還之苗甚多深山窮谷畏罪逃刑雖從前猖獗難容其目下因窮可憫多傷失所咸切思歸但聞田土已別經領種村塢多改爲城堡向隅轉壑疑慮不前誠恐異日潰散有虞莫若此時招徠設法近經營臣張廣泗議凡已剿苗寨所有投撫苗衆酌其人口撥給土田歸并安插應再加詳酌務盡招出潛藏餘苗分配各寨漢三苗一俾漢苗雜居強弱相制卽實無土可給亦堪傭佃營生撫恩束法自可漸革獘凶以厚藩蔽並言滇省近開麗江普洱昭通東川等府州縣裸夷偏處須調兵防而地廣兵單調多額少督撫提鎮以糧餉歲資協濟而經費有定勢難議添竊思助兵之不足莫如留心團練素稱精悍夙著勤勞但團制若循舊而行必事難而累民亦甚惟有變通其法略無紛擾妨農不必設衛屯田不必集衆操演

諭以保固之要免其奔應之繁按州縣戶口多寡每選壯健數百名給予本省優免註冊示勸一逢地方有事或令防守隘口或令扞護城池此不增餉添兵可期內安外固祇以向來團練或統之武職則遭官兵役使弁員虐凌或屬之文官則又爲武職大員所督制謂當慎重其事請於迤東迤西兩道並加兵備職銜以董率之庶得文武和衷遵奉惟謹若遇調用出征支糧賞卹概與官兵一例如此則興戎政大有裨益疏上議如祚永言七年二月因前任貴州提學監察御史鄒一桂條奏清丈黔省田畝逐丘繪形編號設由單以給業主立官冊以杜訟端其有丈出餘田祇將原賦均攤不必加增賦額部議未上祚永具疏爭之其略曰臣黔人也備悉民俗丈量一事徒滋擾耳他省且然臣省尤甚奏者之意以爲黔田從無頃畝不知歷來頃畝未嘗不清康熙元年五年八年皆有開墾畝數報官成賦九年經撫臣佟鳳彩請盡行清丈定額升科十一年竣事載入賦役全書是黔省並無不丈之田豈得如一桂所云田地但計穀種而無畝數之理且謂丈量爲清訟而舉攤賦不增但無知愚民易惑難曉初聞清丈已覺倉皇繼見差官尤生畏懼彼窮鄉僻壤之間保無有胥役乘機嚇詐倡爲旣丈之後實欲加賦之言因而臨丈之時高下任意行賦者將多報少缺賂者以少作多遂致富室勢紳勾稽弗確貧民夷戶積算偏精弊竇叢生田畝益混兼有奸猾頭人串通衙蠹暗折夫馬明索酒殼冊結紙張巧造名目或照煙戶或依田畝逐需挨派共飽私囊再或農隙之時小民趁營生務故於旬日之前追集合村多人行其苛索候丈無期以致廢時失業卽有能員覺察日久敗露而閭閻受累已深若夫編垣繪形發執由單之說揆之黔省更屬難行夫

田界有定，坯形不常。黔民多貧，產業無幾。或有兄弟析居，將一坯分爲兩三，則由單不能各執。黔田多依山麓，故俗曰梯子田。或有夷高培低，合數坯而平爲一，則又與由單不符。其窮民典買，或有數坯一單減半轉售，則由單又需分給，更換繳領。民則剝削貲財，官亦殫繁案牘。又其甚者，清丈田畝，則通省寸田尺寸土俱當履隴親勘，而全黔上下游沿邊地界接連滇粵湖南半屬生蠶生苗，冥頑易駭，倍當拊循，遽加丈量，恐致滋事。在一桂謂立法務詳，意非不善，而臣竊鯁鰥過慮，誠見黔省乃刀耕火耨之鄉，素稱瘠薄，苗蠻雜處，當思因地制宜，使果田無定畝，卽不緣民間爭訟，亦必徹底清查。若久料畝升科，又不得一二競爭，輒至累及通省。應令督撫將從前業經丈清，現在按則起科者，概免丈量。其有近年開墾實在未丈之田，各令地方官查明轉報，以憑清丈分別辦理。則黔省民苗感戴萬世矣。疏入部議，如祚永言從之。尋以病乞歸，授徒里閈，主講貴山書院數年，勵諸生以純樸之學，家庭謹飭，操行如寒素冬戴皮冠舊矣。輒見處以青布綴之，牕紙破補以卷牘廢餘，其節儉如此。年六十有八而卒。子必明，雍正十三年舉人，官武寧知縣。曾孫錦榮，乾隆五十四年以郡籍中鄉試第一名錦燦，先其兄一年亦以郡籍中式。嗣裔多守家學，入郡邑庠者，祚永卒後所親官奉天歸，謂奉天有包御史祠，蓋祚永嘗因公辦事其地，吏民建以報功德云。

張仙，一字元元，俗名仲猷，號三丰，又號斗蓬，又呼邋遢仙。閩縣人，又云羊城人。廣州志云：留侯後裔，七歲能碁，人無敵者。十歲習儒業，有小婢饋魚於塾，爲同業者棄去。而仙不知，歸撻婢婢縊，遂入山學道，遊歛

州值歲旱從者死遇二老人遺之餌乃得活乃入番家華林三十年出山渡流沙禮邱長春歸未至閩途遇鄭思遠授以道鄭謂曰一魚之事子必往了俗緣也歸閩補刑曹吏辟囚越獄連坐戍夜郎至平越與千戶張信奕信不勝信忽夢老嫗授子法乃勝仙大笑曰驪山老嫗大饒舌後授信葬地曰十年後位至封侯旣而果然明史載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又名君寶又天順年三丰有自具供狀稱冀州遼陽人遼冀相近閩則遠矣或寄居之地興

明陸燦高真觀禮斗亭碑文曰平越之地因山爲城有老氏之宮曰高真觀據其西南隅在昔仙人張三丰栖遯於斯作亭以禮斗焉先生旣超離人羣還居大清元蹤日邈遺構遂泯惟先生之道廣大神明形骸外垢天機內朗若夫遐襟曠識卓爾物表雖萬乘傾想臨景追聲而隱見猶龍終莫羈致蓋軒后詔下風之從廣成堅南首之臥未足以喻也當其寓形域中此焉遊息扳揖斗極與相周旋時則斯亭者固靈輿之所降觀百神之所萃集矣而翦焉彊落鞠爲茂草令仙聖臨輓而歎歎龍鶴迴翔而不下元學之士無以繫其戀慕斯非吾徒之責與燦雖僑寄是邦心存高範竚瞻廢址慨然興壞於是屬其觀之黃冠師馬崇霞俾經理焉而率諸同志者助其費數月亭成道俗環屬咸共歡喜議鐫於亭以示無極迺稽首階前勉爲之銘其辭曰嶧峨之山形穹隆兮虬蟠結蟠鳳臨江兮扶輿宛延靈淑鍾兮言言元宮直崇墉兮亭宇密清椒斗中兮至人天遊此從容兮澄心儲精與神通兮清夜晝然星輿降兮魁旋杓回玉衡度兮遺墟寂寥厥構朴兮百年於茲復其故兮棟桴高驪棼橑布兮神居祕躅燦然覩兮鸞鳥騰告列仙赴兮

雲軒電旌紛賸路兮元冥在穀。黔瀛右兮飛廉望舒後先俟兮天樂博衍客倚靡兮盤旋遊遨行遲遲兮。攜呵山靈時守視兮風雨攸除無弛陵兮惟仙日長昊天久兮刻銘斯亭與終始兮。

平越守滿洲阿林詠回生桂詩云仙桂扶疏挺石臺孤根拔地倚雲栽金枝一樣超凡刼玉斧多應恕散材香滿秋空長不老寒生明月靜成胎返魂七寶娑羅樹太息三丰爲汝來禮斗亭云五夜朝元禹步停默參元相合心銘觀空分野星何在度極周碑數尙零自有真人歸紫府更餘俗子誦黃庭黔黎百萬皈依切頂禮支天一斗亭浴仙池云遙邇埋真莫記年不因離垢不知仙呼茶率爾嗤煬竈濯足夷然恥盜泉到處傳流風作影幾人踏破水中天竭來揩大空饒舌滌研何勞白石邊留影壁云天外青山山外人虛空留相不留神東來故作飛兔幻西去安知脫屣真橋上灑金猶點石水中撈月已生塵須彌絕頂超然立兩袖清風萬里身。

去平越城西三里山中斷石壁奇峭有張三丰影象戴笠杖策測身西行狀郭青螺題神留宇宙四大字於巖上乾隆五十餘年時忽有廝役某姓者於留宇宙字下斲石作魁字形狀可憎其時官民俱無止其事者汚壞靈巖妄作不經亦恨事也。

青柳池在高真觀前無名氏有詩云回廊婉轉水雲寒柳絮吹飛春色殘玉笛不聞黃鶴遠何人同倚曲闌干。

黔靈山在貴陽城西北三里許有一峯蜿蜒從西北來爲杖鉢峯水潺潺繞山麓爲檀山澗水中峯矗立。

卽黔靈正峯山口有楊柳泉甚清冽又進有天生石橋翠竹掩映過此則宏福寺也寺北一小徑可通樵牧卽大羅木村村前有溪抱山後折而東轉有岫參天昂藏回首乃獅子巖也巖下有峒洞下有溪皆名檀山自寶塔峯右特起一嶺自南而東綿亘內向與師子巖對峙如雙闕者象王嶺也又其外則師子山、昂伏爲案上有雲蓋三臺縹缈天際登象王嶺望貴陽城郭歷歷如指掌山後可眺聖泉  
宏福寺爲赤松和尙建和尙名道領浙江人後遷長沙又移蜀中居潼川姓韓父中軒母謝氏和尙生而好佛不茹葷飲酒明末避亂至黔爲杜氏後棄儒業投靈藥和尙剃爲僧遊滇蜀歸遂開黔靈山爲祖師云。

古州同知毛振翹秋日登黔靈山寺留贈參之上人詩云石磴纏回到上方開軒風露撲衣涼白雲冉冉藏僧閣黃葉紛紛墜佛牀身臥靈山觀自在心馳碧落笑奔忙蒲團坐話非容易況復高僧是故鄉說法臺前花雨迷遠公一詰夕陽西題詩未敢誇遠社送客還看過虎溪清磬數聲空谷杳紅塵十丈下方低逃禪不覺歸來晚滿逕松陰襯馬蹄登拱南閣再題贈參上人云雲樹蒼茫望渺然凭欄秋思滿江天孤松幹老多巢鶴衰柳枝殘不挂煙目送飛鴻懷往事人臨逝水悵流年桂花開盡黃花放纔得偷閒一扣禪芳杜洲前草色齊萬山飛翠日沉西觀風臺上蕭蕭葉丞相祠邊嚦嚦雞少女滌衣秋水碧牧童收犢暮雲低坐來詩思清如洗短紙重張筆再題

銅仁舉人楊光耀登黔靈山訪赤松師不值詩云歷盡嶺巒路危梯挂石闌凌空人似鶴望遠市如盤雲

掩孤扉迴。風高六月寒。謾須尋勝跡。緩步已蹣跚。不圖霄漢外。蜃結涌珠宮。軒翥森高下。盤旋入窅濛。雨餘芳草綠。霞落碧厓紅。坐覺塵機息。悠然憶遠公。自來峯頂上。石逕總玲瓏。落落松千個。離離花滿庭。雲歸僧舍碧。煙靄佛頭青。想像天台路。奇觀殊未經。不盡看山興。遲遲日已斜。清香餘茗椀。佳味飽胡麻。院寂揉升木。庭空鳥啄花。主人歸路晚。明月照袈裟。

黔中多黃果樹。卽柑也。

田山蘊過平越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仙人影。儼然圖畫作歌曰。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員嶠兼方壺。風蟬脫骨幻術耳。逃名欺世誇清都。劉安雞犬事頗怪。錢鏗年紀言多誣。漢武不識東方朔。祀竈卻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信佛皆僥夫。草木療癘山水窟。其間或有煙霞徒。熊經鳥伸訣自祕。寸田尺宅理豈纏。地產丹砂大於斗。彭亨鼎大鉛汞腴。異哉三丰偓佺侶。邈邈道士羣相呼。洪武初載來黔地。礫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洗泉清且旨。廟砌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嵐立千仞。忽於巔頂傳形軀。勾展顧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屨。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黏髭鬚。憑虛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模糊。誰人結構置峭壁。巧匠斲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徘徊不去坐日晡。長生思假六禽戲。前村微雨鳴鷗鵠。

平越城南三里。仙人影厓前。地名武勝關。有橋。每夜有微雨灑之。橋常溼。土人呼爲夜雨灑金橋。犀牛洞在平越城外月山之北。高真觀南內有石牛。明正德間高真觀有鐘。夜出與牛鬪。如雷吼。早起視

## 之鐘上皆水草。

平越西南五里許有仙人洞余自平越回省之日冒雨往尋在山半徑仄且滑至洞則豁然開朗如萬間大廈其西畔別一門曲且深入其中又一洞然炬視之其上若屋然水點滴落石池中有聲酌以烹茶味甚甘僧構木於巖間爲小榭下臨絕澗水聲如萬馬奔騰境殊奇絕西畔又一門入極暗上出僅容一人側身仰出忽見明則其上有一小圓穴窺見千仞峭壁下俯急湍亦奇觀也。

遵義西門外山頗秀潤渡河至山麓爲桃源洞其上有謫仙樓相傳李太白流夜郎曾至此郡守趙君遵律建樓又以太白有白田聽鶯詩而山下有村名白田因以爲太白聽鶯處謫仙者顧晴芬前輩督學黔中時所命名也今典史陳名丙者天長人亦能詩著有什一集復鳩衆於樓之左右循山麓構軒亭十餘處丹厓紅樹重閣飛甍掩映於翠微煙靄中頗具勝概。

黔中丞尉中有三風雅人一遵義縣典史陳丙號吉甫卽著什一詩者一大定府經歷董達號瑜蘚華亭人文敏六世孫善書畫詩宗儲王頗新雅今署貴陽府經歷一黃平州吏目李炤祿字申之號乙閣江陵優貢生亦能詩事繼母至孝搜輯飛雲洞詩文爲一編名靈巖小志近又爲甕安生員傅玉書刻黔風集黔風者傳生採錄黔中詩合爲一編其書未成余未之見也余試大定遵義時董與陳爲巡捕官皆勤敏黃平則往來驛路所經李申之來謁恂恂讀書人下僚中豈無賢者患不能知而用之耳。

董瑜蘚有和余贈沈蘋濱詩其序云嘉慶甲戌仲夏芝齡學使試士大定達承乏郡參軍晨夕趨陪侍從。

雅蒙禮遇秋半調貴陽。逢公內遷大司成將治裝北行奉獻一章以證知己之感不專贈行也。時公有贈蘋濱詩卽用元韻云夜郎地遼五溪水唐有寓賢供奉李越千餘年。逢吾公江東獨秀真才子手持使節來一年邊土文風蔚然起鄙人幼學荒三冬束髮畏見名儒宗秋風十載傷眊眊饑驅出門愁滿胸南北奔馳寒復暑水流許我披雲覩儒生爲貧甘折腰一官來聽漏天雨羅甸城邊山瘴深四月五月如秋陰熟梅風裏轎軒到窮巖大壑龍虎吟耿耿文光燭霄顥持衡力挽狂瀾倒蠻府參軍趨下風公之接余不草草建康山色蔣侯祠故鄉遊迹曾題詩是時凡鳥奮雙翼思與鳳凰頡頏之公當快意達失意華林未共神仙醉荒陬相見隔雲泥回首當年汗浹背憐才彷彿信陵君一月欣陪大雅羣秋半會城重謁見朝朝思近叢蘭芬達不負丞丞余負卑官落拓誰爲友黔山忽返使星輶歌驪忍勸郵亭酒瑜薌又示余過畢節威寧途中詩七星關云馬首南荒外蛇盤石壁間地周八蠻硐天近七星山蜀漢風雲氣祠堂虎豹關徘徊禡祭處夕景照孱顏當年濟濟火卽此効前驅龍臥留壇宇雲高化陣圖同槽三馬戀諸葛百蠻呼想見南征日星文射魏都三道水云鹽井空騷馬鉛山亦汗牛如何三道水不濟一行舟野馬川云兩地均烏撒中分野馬川湍流赴沙草客路與洞沿箐古時窺日雲游易障天行行三十里何處有炊煙七家灣云枳籬竹瓦屋三間迴合清淪倚半山揩枕山牕一夜雨曉來水漫七家灣七家門外一灣平有客山行復水行忽漫泥輜石上過怪來一路只磣磣瓦甸云瓦甸原無漏其如客路遙聊停啜杯茗莫恨雨瀟瀟渾水塘云借問水何渾其端不在水川澤能納汚澄之斯見底石牛口云同看野馬川忽入石牛口

前世龍門公。今生牛馬走。石板房云尋山不知遠。活石化爲板。一板兩板縱復橫。重之百板魚鱗生。板板雲連瞰天庭。差少琉璃布地平。長文弗下拜。茂灌爭知愛。海嶽與華林。古情隔幾代。此邦石數恆河沙。不點黃金卽作家。多錢善賈長袖舞。聚族於斯館。行旅莫訝天無三日晴。古來幾費神媧補。杜鵑花云野花零亂草蒙茸。幽豔從看血淚中。底事多情生鬼國。殘春猶染偏山紅。土人以杜鵑爲偏山紅。金絲桃路一名過云。菩薩初生瘴雨寒。未花蹊畔已無言。春來斗覺黔山富。拋擲黃金過路看。桐花云簇簇。桐花受露濃。最嫌掠蕊是胡蜂。寄聲五色桐花鳳。莫惜西川萬里蹤。大定往蜀道。余未之見也。都錄其詩以備考證。

因錄鄴芸、瑜薌和余贈蘋濱詩。並錄蘋濱和章。平生奇癖。耽山水。萬里牂牁歇行李。聱牙蠻語詩一囊。逢人敢自誇才子。李徵君文飛將軍角。逐難言翦與起。謂鄴芸。輶軒隣隣來前冬。隴西鉅儒風雅宗。如圭之品如椽筆。光芒衆宿羅心胸。玉尺衡文歷寒暑。株穢刪除蘭芷覩。入幕者誰乃徵君。公之今雨吾舊雨。古槐夾道試院深。樗材難傍桃李陰。故人袖詩作羔雁。之黔留黔長短吟。風雨連朝送西顚。旅館閉門傷潦倒。蕭蕭鬢白布袍青。遠志在山亦小草。浮玉橋通丞相祠。一過再過嬪賦詩。入秋後曾兩過城南丞相祠堂。別有好山入夢寐。足未着屐心先之。貽我一篇慰我意。公瑾醇醪令人醉。先標詩品後招游。字字麻姑爬癢背。買絲欲繡平原君。折節下交今無羣。國士之感從魄始。夜郎衆口揚清芬。登臨有約肯相負。公是名師徵君友。黔山權當子雲亭。從遊願載侯芭酒。

遵義蠶事最勤。其絲行楚蜀閩滇諸省。村落多種柘樹。繭客至春時。買其樹放蠶於上。繭成來收取之。廣

東程鄉繭亦遵義絲也。居民無男婦大小。手中皆持一撚絲墜子。余莅郡時。見執事役。伺應之暇。就懷中取木墜子。撚絲不輟。可云勤矣。

遵義、貴陽以烏江爲界。烏江之西。山色秀潤。樹木葱籠。過江則皆童阜。多臃腫狀。一水之隔。而風景迥殊。烏江上名大王坡。其假借極可笑。又有黑神廟。余有聯云。省曰黔省。江曰烏江。神曰黑神。緣何地盡南天。却占了北方正色。無能對之者。

鎮遠澇水流爲沅江。諸山谿水多會之。東北二十餘里。有一溪。名潮水溪。其水獨濁。相傳發源處。有伏犀焉。

牟珠洞在貴定縣西十五里大道傍。洞口爲石門。上有古松一株。門內有觀音蓮座。石乳所凝也。其上一圓洞。透天光。再入則必攜炬火。有石鐘石鼓。亦鍾乳垂結。輪囷如象鼻。擊之。其聲類金革也。又有羅漢像。在巖下。如僧寺所塑尊者。其他石佛石魚。因形似而命名者。不可悉記。又有千頃田。則平地似方罈。石骨隆起。如陌阡然。傳聞此洞可通人行百餘里。詢諸寺僧。則云中有水。不可行矣。

華嚴洞在施秉東北二十五里。洞口懸厓。刻西時飛來四大字。洞中亦有羅漢像。燃炬入。上如屋水點滴四散滑不可行。其通人處。亦可二十餘里。遊者罕能窮其境耳。

遵義縣署有方池。池水綠色。其旁石穴中有巨蟒。時或見之。府署有綠蛙。長二尺。大如斗。安順參將署後有井。其水煮飯白米皆成紅色。如晚稻。

威寧州有泉從地出。甃石爲池。其泉自泥沙中湧出。如貫珠。池中凡十數處。終日沸起。俗呼爲葡萄泉。飛雲洞有宋芷灣湘題詩。有句云。一般九月秋黃葉。兩度三年人白頭。蓋芷灣曾典試黔中。復以京察出。爲雲南守。故言之慨然。樊城旅店。又見其題壁五詩。悲歌慷慨。經南陽荒敝後。不覺聲淚俱下矣。詩曰。十日河南路。年荒不忍看。青苗收稿易。黃土葬人難。苗或抽條而稿或抱穗而槁皆刈作芻秣道殣不絕可傷。不雨自何日。有田同一歎。草根能幾許。過客亦登盤。三十萬糧賑。饑民殊未知。君恩如此厚。漕運到何遲。蓋室驅兒女。隨風轉路歧。馬頭南北望。無過是流移。亦知死不遠。且自望生逃。道路無人哭。春犂有夢操。乞錢憑婦見。得餅止兒號。恨少神仙術。多金散汝曹。昨過古昆陽。連村夜刦糧。平時春社肉。今日虎牙羊。舊縣地方三日內搶人村莊矣。此輩原拚盡。爲官何策長。時邑宰方率領而出。天河無限水。安得化成漿。保富談何易。原貧法亦難。古來惟積貯。大地不波瀾。帝德同天大。民流歎海寬。監門圖一幅。誰奏九重看。時癸酉七月十六日也。兩閱月。遂有滑縣之事旅行。見此能無愴然。

# 黔記卷三

狹羅本盧鹿在大定府屬有黑白二種黑者爲大姓其人深目長身黑面鈎鼻雍毬留鬚其俗尚鬼又名黑鬼造堅甲利刀鏢鎗勁弩蓄良馬好射習擊刺其兵爲諸蠻魁

羅鬼女官卽狹羅正妻稱曰耐德編髮爲髻用青帕蒙之多以銀絲花貼額耳垂大環拖長裙三十六幅子年幼不能主事卽耐德爲女官代理所部

白狹羅在大定安順二屬

宋家苗在貴陽安順二屬男耕女織今多讀書入泮者

蔡家苗在貴筑修文清鎮威寧平遠等州縣俗翁媳不通言居喪三日不食稻肉惟餕稗粥夫死以婦殉葬婦家奪去乃免

卡尤仲家在貴陽安順興義平越都匀等府穿青布短衣婦女以花帕蒙首衣短而下圓嚴寒盛署衣無添換長裙細摺勾雲合角中以顏色相間以六月六日爲大節每歲孟春聚會未婚男女於野外跳月歌舞彩帶結毬拋而接之謂之花毬意旣洽彼此互擲遂私焉凡祭祀貧者用牛一富者數牛親戚族友各攜鷄酒致祭達牛而哭祭畢屠牛分肉食畢而散

綏籠狹家一作普籠又作補籠在貴陽定番廣順二州安順興義二府以十二月朔爲大節相傳武侯南

征時所遺銅鼓若掘地得之擊以爲歡富者常以重價爭購喪則屠牛招戚友以牛角歡飲孝子不食肉惟啖魚蝦故祭亦必用之葬者以傘蓋墓期年後始焚之其性慳悍出入必帶利刃倘有睚眦之仇必報近今禁戒漸循禮法矣

青仲家在古州清江丹江等處以青布蒙首穿青衣女子色白而敏工織繡善奕棋以擲毬爲樂所私者曰馬郎夜則與之飲父母知而不禁惟避其兄弟婚姻苟合愛者以牛酒致聘不知正朔文字以木刻爲信田山彊黔書但載仲家未分卡尤箋籠青三種也

曾竹黔書作會竹龍家黔書云龍家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爲狗耳在安順府屬婦女穿白衣繫桶裙戴細布方巾以髦札一尾名曰髦尾用豬油塗之遇親戚喜慶則負酒牽羊并隨帶新衣數襲以誇其富死則殮燬骨而葬每七月七日

祭奠先塋

狗耳龍家在安順大定二府及廣順州之康佐司有之男子以布蒙首婦人辯髮以布束結於頂餘布旁結兩指如狗耳狀黔書云男女旋踵而擇對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者今亦知通媒致聘矣

馬蹬龍家黔書云一曰大頭龍家在鎮寧之谷西堡頂營司之間以耕種爲業

大頭龍家鎮寧普定有之男子戴竹笠婦人衣土色衣繫青短裙斂馬鬢於髮譬如蓋男女勤耕力作花苗在貴陽大定安順遵義屬皆無姓氏其性慳而畏法其俗陋而力勤衣用敗布緝條織成青白相間無領袖黔書載其跳月事最詳今亦知用媒妁惟婚娶必男至女家成親越宿而歸仍舊俗云

紅苗在銅仁府屬。

白苗在龍里、貴定、黔西等屬。衣白衣。男子蓬頭赤足。婦女盤髻長簪。祀祖之先必擇一肥壯牯牛頭角正者飼之。乃聚閭寨之牛鬥於野。勝則吉。卽卜祭期屠之。主祭者白衣青套細長裙。祭畢合親族歌飲爲歡。青苗在黔西鎮寧及修文、貴筑等處。黔書稱其强悍好鬪。今則馴良在平遠者又名箐苗。黑苗在都匀八寨丹江鎮遠黎平清江古州等處。族類甚衆。習俗各殊。衣皆尙黑。男女俱跣足陟岡巒。披荆棘。其捷如猿。性悍好鬪。頭插白翎。出入必攜鎗鎗藥弩環刀。自雍正十三年剿後。凶性已斂。孟春各寨擇地爲場。跳月不拘老幼。以竹爲笙。人死則生前所私者。以色線繫竹竿。插於墳前。男女拜祭。

翦髮疙佬在貴定施秉黃平州屬。

東苗在貴筑修文龍里清鎮及廣順各屬。有族無姓。婦人衣花衣無袖。惟兩幅遮前後。穿細摺短裙。男子蓄頂髮。短衣背褡。中秋合寨迎鬼師。以祭祖及族屬故者。屠牛陳饌。以次呼鬼名。祭畢集親族暢飲竟夜。每春獵於山所獲禽鳥。必薦其祖先。守法畏官循禮服役。

西苗有馬謝何羅雷等姓。在貴陽平越二府。新娶必別寢私通。孕產後乃同室。秋收時卽合衆牛於野。延善歌祝者。披大寬氈衣。腰間周圍細摺。戴氈帽著皮鞋。尊者在前。童男女著青衣彩帶。百人歌舞吹笙。隨之歷三晝夜。屠牛以賽豐年。名曰祭白虎。性情樸實。畏法不訟。

天苗在平越多姬姓。性情柔順。婦人工穢善染。以仲冬朔日爲節。其在陳蒙爛土壩者。俗詳黔書。按平越

草志云天苗周之後裔志作以冬至爲年節

獮苗在貞豐羅斛冊亨等處原隸廣西雍正五年改轄黔省勤耕力作薙髮服飾俱如漢人惟婦人蒙髮短衣長裙仍苗裝也

打牙犧猪在黔西平越清鎮屬髮梳前披取齊眉之意

豬屎犧猪在石阡黎平古州平遠清平各屬極臭穢出入佩刀弩有讐必報若獨力不能行則備牛酒以款有力者鬪死則納牛償之

紅犧猪在廣順平遠清平等處

花犧猪又名犧兜苗在施秉龍泉及黃平等處男子懶耕作好獵逐鹿羅雀爲事婦女兩袖綉五彩周身飾以蠶繭纍纍如貫珠

水犧猪亦名犧兜苗在施秉餘慶等屬善捕魚隆冬猶入深淵不畏冷男子衣服同漢人婦人細摺長裙婚姻喪祭俱循漢禮知法畏官

鍋圈犧猪在平遠州男子自織斜紋布爲衣婦人青帕籠髮名爲鍋圈衣青衣短裙男子有病不服藥用虎骨一具上纏五色絲線置籜箕內延鬼師禱之性好酒惰於農事土人各處有之性好鬪今亦漸淳

披袍犧猪在黃平州男女衣外披一袍前短後長鑿竅爲桶裙羊毛織成性純謹勤耕作多傭鐵工者又

或以種梨爲生。

獮猪苗有王、黎、金、文等姓散居各府縣。冬則掘地爲爐。臥牛羊皮席。無衾褥。遇時節。以草札龍船。上插五色紙旗於郊外歌舞祭鬼爲歡。在清平都匀者衣服與漢人同。親死用長子居喪。七七之內不沐浴。不踰戶。如長子貧。或以長孫次子代之。遵師教多有入泮者。

犧獐苗在荔波縣。男子善耕作。婦人工紡織。短衣短裙。僅以遮膝。親死不棺。反歌唱。鑲木板殮而停之。及葬。子女哭必出血。守墳三日而還。

僰人在普安廳各營司。性淳。佞佛。凡狹羅狹家等苗。言語不相諳者。常賴僰人通之。

蠻人在新添丹江二處。男子披草箋。婦人青衣花布短裙。喪葬殺牛歌舞。性獵。愛漁獵。以十月晦日爲大節。祭鬼。黔書作朔日。在思南府之沿河司者俗亦同。

洞人皆在下游。而洪州尤衆。性多猜忌。夫婦出入必偶。冬採蘆花禦寒。

猺人。黔舊無之。雍正時自廣西遷來。清平、貴定、獨山等處。居無定址。喜傍溪澗。以樹皮爲連筒。灌水至家。懶於汲也。耕作之暇。入山採藥。沿寨行醫。所祀之神。名曰藥發。所藏之書。名曰旁瓶。圓印篆文。義不可解。且珍祕之。風俗謹厚。見遺不拾。

楊保苗在遵義、龍里二屬。性多狡獪。抗官司差拘。而遵鄉老約束。

牂牁苗在都匀、黎平、石阡及施秉、龍里、餘慶、龍泉等處。有楊、張、石、歐等姓。

九股苗在興隆凱里黑苗類也此種武侯征滅之僅留九人故名地廣族繁散處蔓延性多悍頭戴鐵盔前有護面後無遮肩身披鐵甲及臍下鐵鍊圍身鐵皮纏腿左手持木牌右手持鐵鎬口銜利刃行走如飛三人共弩名曰偏架自雍正十年撫剿搜繳甲兵建城安汎至今風稍戢矣

八番苗在定番州其俗勤男日出而耕女日入而織穫稻則剗木臨流作臼水自推而舂之以十月晦日爲大節望日爲歲首作十月親死夜靜出葬曰不使吾親知之

紫薑苗在黃平清平丹江等處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輕生好鬥遇讐者輒生啖其肉有在平越州者多出入行伍大力善戰及讀書應試見之多不識爲苗者

谷蘭苗在定番州屬男耕女織所織布最精細諺云欲作汗衫褲須得谷蘭布婚姻用媒妁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府屬男子耕作貿易女人鬟髮散綰插木梳於額上富者以金銀作連環耳墜長裙短褲或有裙無褲好潔身常洗髮沃苗類之最近人情者

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之金筑司耕作不用牛用鐵鉢代犁耰而不芸男女蹣跚而偶生子免懷後始歸財禮親死不哭反笑舞浩歌謂之鬪屍次年聞杜鵑聲則舉家哀哭曰鳥猶時至親不復來

洞苗在天柱錦屏二屬擇平坦近水地居之種棉花爲業男子衣與漢人同多衣漢人傭工女人帶藍布角巾穿花邊衣裙所織洞帕頗精通漢語聽約束

箐苗居山箐在平遠州屬種山糧爲食男女衣服均自織

玲家苗在荔波縣十月晦日祭鬼爲節男女均以藍花帕蒙首未婚者其帕稍長每仲冬男女相聚歌舞所歡者約而奔之及生子後方歸母家名曰回親始用媒妁通聘

洞家苗在荔波縣衣長不過膝每歲首雜魚肉酒飯聚盤瓢擇居近水善種棉女自紡織男子雖通漢語不識文字以木刻爲信

水家苗在荔波縣自雍正十年由廣西撥隸黔之都匀府屬男子好漁獵婦人勤紡織有水家布之名桶裙短衣四圍俱以花布綴之每歲首男女成羣連袂歌舞相歡者遂爲婚姻

六額子在大定威寧二屬有黑白二種結尖頂髻婦女長衣無裙親死時殮之葬亦用棺歲暮卜之吉則延親族至墓前以牲酒致祭發墓開棺取枯骨刷洗以白爲度用布裹骨復埋過一二年仍取骨而洗之七次爲止遇家人有病則曰祖先之骨不潔仍取骨再洗所謂洗骨苗是也近今禁戒漸止

白額子在貞豐羅斛二屬男子梳尖頂髻如螺女長衣無裙其俗與六額子同但祝鬼而不洗骨冉家蠻在思南府之沿河司好漁獵俗與蠻人同

九名九姓苗在獨山州屬性狡而悍每多假捏名姓喪葬婚事殺牛聚飲醉必相鬪輒及干戈受傷者納牛以講和婦女以種山爲業俗與紫薺苗同

爺頭苗在古州下游亦多有之與洞巒同類皆黑苗也性喜戰好鬪耕以鐵犁人力爲之不用牛每歲冬月朔日爲大節婦人習俗編髮爲髻近多銀系扇樣冠用琵琶長簪綰之耳墜雙環項圈數圍衣短衣以

五色錦鏤邊姑之女必適舅之子聘禮不能措則取償於子孫倘外氏無相當子孫抑或無子姑有女必重賂於舅謂之外甥錢其女方許別配若無錢賄賂於舅者終身不敢嫁也

洞巖苗在古州先代以同羣同類分爲二寨居大寨爲爺頭小寨爲洞巖洞巖每聽爺頭使喚婚姻各分寨類若小寨私與大寨結婚謂之犯上各大寨知之則聚黨類盡奪其產或傷命其俗善舟楫八寨黑苗在都匀府屬性獢悍女子以色布鏤衣胸前錦繡一方護之謂之遮肚各寨野外均造一房名曰馬郎房未婚之女晚來相聚其所歡悅者以牛酒致聘出嫁三日卽歸母家或一年半載外氏向增索頭錢倘增無力措辦則將女改適有增女皆死者向其子索之名曰鬼頭錢

清江黑苗男子以布束髮頂帶銀圈大環耳墜着寬褲男女皆跣足種樹木與漢人通商往來稱曰同年愛着戲箱錦袍漢人多買舊袍賣與之以獲倍利未婚男子稱曰羅漢女子曰老倍春日晴和攜酒食於高岡男歌女和相悅者以牛角盛酒歡飲奔而苟合男子生子後乃曰有後人方事耕作也

樓居黑苗在八寨丹江男子耕種性剛而慾婦人以羊角綰髻愛居高樓人死殮而停之爲期合寨共卜吉以百棺同葬公建祖祠曰鬼堂其地什物毫不敢犯犯之以爲不祥性最信鬼愛養牲畜人居樓上畜養樓下

黑山苗在台拱古州清江三屬以藍市束髮居深山窮谷不事耕作每以撈刦致富能卜茅草卦預知吉凶今安戢矣

黑生苗在清江屬性凶惡訪富戶所居則鈎連惡黨明火執杖刦而奪之自雍正十三年改漢人服今亦守法

高坡苗在平遠黔西等處着黑衣喜種山林婦女以木板尺許綰髮內故又名頂板苗婚姻苟合男婦善染力耕作勤紡織

### 平伐苗在貴定之新添營

黑狹家在清江屬廣植樹木爲業其寨多富與漢人往來熟識可央隣近富戶作保出樹木爲本合夥生理或借貸經商無不應付倘不能償不妨直告其故卽致虧折可再添借倘被人掣騙又不能出外追討則訪原保祖墳掘取骸骨而去謂之捉白放黑又謂扯白罵黑使原保之子孫拘查掣騙之人追借項贖取骨骼所有隣近墳墓常受其害今設以保甲此風息矣

清江狹家台拱有之婦人耕勤男子頭纏紅布腰佩大刀聚黨出寨捉拏過路孤客將長木爲枷枷進寨內索取財物名曰贖身錢如不給者終不能脫多受害者近今嚴懲畏法者不敢爲也

里民子在貴陽黔西大定清鎮等處男子多貿易婦女穿細耳草鞶勤儉耕作閒時則紡毛布作衣愛養牲畜常帶入山作活每歲節與漢人同

白兒子在威寧及滇省有之各有宗族男子多漢人風女人猶苗俗漢人多贅苗女爲家生子後仍歸漢者故名白兒子也

白龍家在大定平遠一處衣白衣入山採漆售於市凡物皆背負婚喪頗循漢禮。

白仲家在荔波縣男子頭戴狐尾以耕種爲業女子身小而多慧穿淡藍色衣細摺勾雲裙紅綉花鞢脰帶銀圈五色布褲每孟春擇平壩豎大木一空其中名曰巴槽男子各執竹片擊巴槽其聲響似鼓名曰打罷又曰同耍凡同耍男女抱腰相戲父母在旁觀之以爲樂有漢人通苗語者亦與焉未婚苗女故多與漢人往來名曰外郎俟女正配有夫醉以苗布一二疋謂曰斷郎禮即不得再往。

土犼佬在威寧州男子披草爲衣專與裸羅雇工每日用油燒熱搽足故入山如猿猴。

鴉雀苗在貴陽屬女子以白布鑲胸袖裙邊最喜居山種糧爲食親死擇高山爲佳壤其言語似雀聲故名鴉雀苗也有事時在官惟聽鄉老之言。

葫蘆苗在定番羅斛二處性凶暴連羣聚黨專以搶刦爲業不事耕作今以法嚴亦守分矣。

洪州苗在黎平男子與漢人同勤耕力作女子善紡織棉葛布頗精細多售於市故有洪州葛布之名。西溪苗在天柱縣屬女子短裙不過膝以青布纏腰未婚男女攜餚相聚而戲愛者約於野歌舞苟合生子後以牛過聘焉。

車寨苗在古州男多藝業女工針指未婚者於曠野爲月場男絃女歌聲最清美與諸苗不同相悅者自爲配合亦名跳月此種乃馬三寶之兵敗落六百名聚此贅苗家故有六百戶之稱。生苗在台拱凱里黃平施秉等處多野性所食喜生物卽魚肉亦以微熟爲鮮美故名。

黑腳苗在清江台拱地方男子短衣大褲頭插白翎出入三五成羣持鏢帶刀以搶刦爲能凡作事以二螺螄置盆中觀其相鬪以卜吉凶每多應驗呼曰軍師婦人夫死不能再嫁如男不行搶刦者有女則不嫁之今亦知畏法矣

黑樓苗在古州清江八寨等屬隣近諸寨共於高坦處造一樓高數層名聚堂用一木竿長數丈空其中以懸於頂名長鼓凡有不平之事卽登樓擊之各寨相聞俱帶長鏢利刃齊至樓下聽寨長判之有事之家備牛待之如無事而擊鼓及有事擊鼓不到者罰牛一隻以充公用

短裙苗在都匀八寨男子短衣寬褲婦人衣短無衿袖前不護肚後不遮腰不穿褲其裙長只五寸許極厚而細摺聊以蔽羞採紫草以營生性嗜酒醉則常臥山凹隆冬浴於溪澗且云可以助暖

尖頂苗在貴陽府屬男女梳尖頂髻每仲冬朔日爲大節夫婦耦耕力作

郎慈苗在威寧州屬其俗更異婦人產子必夫守房不踰門戶彌月乃出產婦則出入耕作措飲食以供夫乳兒外日無暇刻父母將死俟氣初絕時將首扭向背後謂曰好看後人今則此俗漸改矣

羅漢苗在八寨丹江男子戴狐尾披髮於後最敬彌勒佛每三月三日男女攜食物供佛歌舞三日不食煙火似有寒食禁火之意

六洞夷人在黎平府屬短衣色裙細花尖鞋未婚男女翦衣換帶爲憑卜吉嫁之隣近女子執藍布傘往送名曰送親連袂歌舞至男家飲唱三晝夜攜新婦同歸母家新郎每夜潛入婦家與婦同宿及生子後

方過聘而歸夫家。母家以苗布數疋爲嫁資。女則紡織勤勞。男亦多讀書識字者。喪葬禮悉與漢同。八十二種苗圖并說。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陳浩所作。聞有板刻存藩署。今無存矣。田山彊黔書舊有三十種。茲圖說較山彊爲詳。惜其言不雅馴。擬暇時再爲潤飾成文。凡山彊書所已詳者。俱紀其名語。不具錄。

苗婦畜蠱者多得財。蠱多必須嫁之。或月一嫁焉。不知者往往於山僻小徑拾得金錢衣包之類取之歸。而蠱亦隨至。至家則朝夕供奉。稍不厭其欲必爲害甚。有破家亡身者。秋間苗婦攜布袋買刺梨與小兒食。多中蠱者。久爲羣兒識破。賣時先呼而問曰。中有蠱否。答曰無。則不爲害矣。猶家子畜者尤多。

黔俗家有病者。婦人以米置鷄子於上蹲門而禳之。名曰叫魂。不愈則召端公祈禳。端公亦道士類。作法與演劇相似。衣服亦號行頭。且有選少年作女裝爲神仙者。觀者若狂。殆亦巫覡之遺風歟。

黔人婚娶新婦至卽拜堂。新郎卽往謝妻父母。三日新婦母來看視。滿月回門。夫婦同在外家宿。

余自黔回京壬戌同年涇縣朱蘭坡學士璿所記。黔中志乘草藁題以長篇。且送余視學浙中。閱二十年。蘭坡掌教吳門。以所刻小萬卷齋詩集郵示余。重見是詩。不第作今昔之感。其詩亦足爲黔生色也。錄於記中者。非以題茲記重也。爲黔故錄之也。詩云。太史陳詩古有訓。觀風往往輶軒乘。隨時載筆博尋訪。留傳後代爲明徵。牂牁舊域極荒遠。欲據簡籍嗟難憑。蒙齋先生近持節原註。田侍郎妻著錄乃以黔書稱細及禽魚鉅彊里羈縻藉可擊長繩。其中閱歷各殊異。豈尠聞見堪加增星槎到處易攜取。淮陰學士當年曾無多卷帙辭創獲。試校志乘非因仍。苗種列八十二像繪較若分淄澑圖功畝安念尤篤。守吏莫漫荆舒。

憲馴安故俗迹使易何妨尺土皆嶮嶒駢駢六郡卽蒙

召惜未歷遍微盧丞茲冊收藏亦珍物補苴且俟他人承平生撰述不擇地朗抱又鑑漸江徵從昔越中號才藪借資領袖君其勝搜文考獻倘關意譬彼鯁鯉胥歸譽羣雅左右供驅使倏看竹素益行勝陳編媿我久跼伏斥鶴那敢追搏鵬聲名官職奚所羨合任下上如風鐙顧惟孤懷獨傾注山水嗜已成痼癖快君此去清賞得隄近白傅臺嚴陵偏於倥偬覓閒暇策杖猶砍天臺藤竭來捃採宜倍富吉金樂石拳拳膺鴻蹤卻憶灝陽岸竟等晉楚卑邾滕車笠宿盟幸勿忘寄郵先付鈔胥瞻一篇跋尾兼敍別長勺再鼓吾差能

蘭坡又題余所繪黔苗圖詩曰洞庭彭蠡間古苗多根蟠三危旣丕敍地合隣浅桓胡爲逮後世窟穴仍叢攢當由竄其君蔀戶原未殫久之遂滋衍宅田粗能完牂牁種逾繁散若星羅盤遺兵六百人乃以他族攔漸成鬼方俗荒陋侔豕犴正朔渺率遵蠢彼猴而冠跣足躡芒屨趨捷升巒崿於中別生熟畢竟棟大都寡恩情親死昧置棺舉尸焚諸野歌唱相追歎枯蛻卽埋瘞恆出除垢瘢祭豐亦椎牛屠肉供饗餐迨夫葬子女鵠血偏汎瀾豈誠天眞漓顛越吁可歎馬郎事尤醜絲革私聯繫跳月樂吹笙誰克憲姦奸惟宋家蔡家聊作翹楚看居喪飯稗粥泮水榮袍襯餘者頗力耕倉廩新禾穀谷蘭纖寶布青紗繡齊紈始知同食息拊循良非難斤斧毋遽持輕擊髀與鼃衣祫但防患庶免踰置蠶前明神熹時構禍開楊應安邦焰熄幾何年果否忱輸丹

昭代極光被西域邊疆寬況此猶腹內奠定應如磐乾隆歲旂蒙安爾羣揭竿吾宗有英傑謂慶錦公入陣披忠肝鴉酉寨殞身迄今垂悲酸

廟謨靖紛淆崩角皆壺簾將永弭厥釁勤哉親民官柔惠宜使懷井廬勿凋殘德威宜使畏文網勿扞干  
守土嚴且靜澤浹心終寒熙熙春臺登那致湯沸洎慕思似蜀相銅鼓聲留譴君昔駕輶車若曹曾負蘭採風偏蠻鄉囊筆隨吟鞍魋形並詭習一一歸雕剜譬益緝山經目睹無夸謾動念關國計飛鶚變翔鸞盍當職貢圖拜手呈

朝端他日著勳業名足參范韓繫余苦株待幸獲從旁觀繙策重推詳塗蘋痕初乾奮焉壯志起遐壤封泥丸

# 黔記卷四

順治十五年孫可望、李定國治兵相攻。可望降吳三桂。自四川進兵貴州。四月克遵義。五月入貴州。糧乏  
兵疲。還軍熄烽。烽巨省百三十里屬修文縣與開州倒流水相去甚近敗總兵梁亦英於開州倒流水。六月水西今黔西州宣慰司安坤  
蘭州宣慰司奢保受降。七月還遵義。定國部將白文選以三桂退保重慶。遂自七星關進營生界窺遵義。  
十月大兵分三路。既集戒期入滇。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選。乃令初三昇出中路。壁雞公背而出東路。扼  
黃草壩。十一月三桂還遵義。進兵白文選退保七星關。十二月三桂敗文選兵。關地險峻。前臨麻哈江。兩  
岸石壁陡峭。僅一小木橋可度。其南岸石城木柵遍排巨礮。積糧以守。三桂知其險不可攻。乃由水西至  
西溪河。得捷徑。至以烈凌晨渡關下流之天生橋。抄出文選背。文選兵驚潰。至烏撒。今威寧州可渡河入滇之道定國  
將馬寶後降三桂守可渡河。文選敗走。寶與俱奔。時定國軍盤江。永寧州地江水流入廣西毗連江城泗城土官岑繼祿導大兵  
入定國回軍拒戰。敗績。十六年三桂入滇。康熙三年水西土酋安坤謀反。初坤旣歸命。有常金印者。自云  
開平王。後自粵至與坤謀不軌。又有劉永寧、倪生龍、丁調鼎、李化龍等至阿堵牛場言海上已立新君。國  
號平順晉王。李定國尙在。諭令起兵。坤遂聚衆數萬。以升如鼎爲總統。通貴州土司羅大順等約共取雲  
南。坤師張默之。妻父皮熊。熊本江西羅聯芳也。爵匡國公爲可望所敗。遂祝髮水西可卜河。亦使蜀人陳進才等各路給散劄付總兵沈應時獲進才以報。三桂督雲貴兵分兩路進討。三月自率滇師由畢節七星關取道米羅歸宗直入果勇。

令總兵劉之復駐兵大方遏其衝逸檄貴州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屯糧三岔河期首尾夾攻而檄文誤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駐兵陸廣黔蜀所調糧儲亦盡屯於陸廣鎮西以致兩路聲援皆隔絕不通三桂軍於龍場見糧將絕外援不至永順總兵劉安邦力戰死軍亂夷勢益張適水西土目安如鼎遣人偵黔營虛實爲本深所獲始知滇兵被困乃使爲鄉導鼓勇進兵副將白世彥手斬夷目以罵於陣以罵者坤之驍將也既斬夷衆遂潰總兵李如壁亦率精兵直入兩路兵始合爲一旣敗之於阿作峒又敗之於初得峒九月又敗之於紅巖峒坤率其妻祿氏奔木弄箐由烏撒至烏蒙烏蒙不納坤遣漢把曾經費印請降三桂不許分兵追擊生擒坤於大方之杓箐十月又擒皮熊於烏撒皮熊時年八十餘面責三桂三桂不能答絕食十五日而死水西平三桂請建郡疏略云水西古號羅甸鬼國相傳始自唐堯明王守仁辨爲傲象遺裔至漢浸大歷唐宋元明之世日益強大諸郡莫不凜承順旨於滇爲咽喉之病於蜀爲戶牖之狼於黔爲腹心之蟲毒明天啓年間蠻長安邦彥構難發端遂困黔一載城中殺人爲食市坊壘骨如山酋首西寇馬龍志欲洗兵滇海東抄遵永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氣經年永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間道粵西往事之害如此顧當年曾調六省士馬費千百萬金錢以剿先後二十年竟未能克今者渠魁旣墮黨羽全芟設流之制請得陳之議照滇黔十郡提封要不過中通一線此外皆生苗部落故以水西截長補短較之約敵全黔十分之六今裂其土以爲郡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軍糧聊佐公家萬一之計卽黔之爲省亦得以稍展幅員是向之害黔者今且

益黔矣。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四府，數十州縣。但恐經大創之後，人民死損甚多，可先設三府，以試其治。擬將隴膀的都塚你阿架四則溪設爲府，建府治於比喇。將法戈大著木膀架勒四則溪，設爲府，建府治於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司。原設分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該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寧道，兼管寧永赤畢等衛。駐劄比喇一府，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再所設三府不便，以比喇大方水西爲稱，宜改新名三桂疏載南昌劉健庭聞錄，其書未刊，傳寫多訛舛脫漏。按貴州通志康熙三年安坤與烏撒土知府安重聖謀反，討平之。以水西十一則溪地設三府，以大方爲大定府，木膀火着架勒化各四則溪屬之。以水西爲黔西府，則窩以着雄所三則溪屬之。以比喇壩爲平越府，獨朵你要架隴膀四則溪屬之。則溪羅鬼語猶華言唐之州宋之軍也。改烏撒爲威寧府。

錢邦芑字開少丹徒人。官都察院初由閩至粵，旣由粵至滇，破祝髮雞足山，號大錯和尚。三桂子應熊省親，遇之於貴州道中，出語不遜，應熊執之以見三桂。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耳。吾兒正墮其計矣！」命取釋之。

癸丑年三桂反。十二月，貴州兵譁。總督甘公文焜自度不能支，謀東扼鎮遠。初八日至鎮遠，知府張維堅、副將江義先已受逆命令。阻公毋東，兩人猶豫不決。有守備某者，以考試懷恨，力勸從賊。且自請阻公，公之未顯也。曾問終身於朱山人。山人曰：「一路功名到吉祥。」公被阻，遂巡度橋見吉祥寺，愕然曰：「前定矣！」遂

縊子某筆帖式雅圖華善從死兵部郎中黨古里戶部郎中席蘭泰戶部員外薩木哈兵部主事幸桂先在貴陽爲三桂夫馬芻糗備反聞至黨古里等馳出赴京上變惟桂先不及行與筆帖式薩爾圖俱爲李本深所害三桂至貴州以本深爲貴州總管大將軍巡撫曹申吉先削髮遁召見與潘超先張文德等俱以原官用次年正月至鎮遠

三桂死吳世璠僭號至貴州舉會試以陳循爲一甲第一人循修文人

四川提督王之鼎援永寧賊衆我寡被圍數匝三閱月糧盡援絕賊以火藥轟城陷之鼎被執自刎不殊昇至貴陽夏國相等說降不從被害北門川主廟前同時死者總兵何成德王永世劉奎傅汝友副將楊玉虎傅富遊擊陳田陳先鳳兆藏保劉應科從征廢生潘濟世從征立功陳應科十二人

二十年世璠還雲南大兵鼓行而前僞將軍韓天福拒戰平越敗績世璠遂遁僞大學士郭壯圖遣線緘援黔拒戰江西坡提督桑格前鋒陳珀中礮不能軍將士損傷過半大敗其實與賊未交鋒也江西坡山崇隆險峻曲折盤旋繞山而上如螺紋然賊負山險以象迎戰我師見象出即驚潰蔡毓榮遣紅旗督戰衆崩不可止紅旗亦不返兩日夜方止死屍山積大約死於賊者十之二三顛踣死踐踏死捷足者先奔奔者繼至繆謂追兵自相格鬪殺死者十之六七今坡下犁鋤間往往猶見白骨也是役也我兵雖挫諸軍繼進者日衆線緘不能支棄險西走僞將軍何繼祖等扼黃草壩以守而征南大將軍賴塔偕都統勒貝都統希福馬齊趙連護軍統領額黑里副都統洪寶錄祖植椿兩廣總督金光祖福州將軍馬九玉等

由泗城州奪石門坎拔安籠所繞出賊後遂大破之。

王四者吳商也特三桂勢在貴州所爲多不法總督甘公治其罪逐之出境盡反所奪廬舍子女三桂不能留也以上七條載庭聞錄

蔡毓榮平南記略載其統兵入黔也曰康熙十九年四月丁丑賊望風宵遯我師會次沅州廣樹先聲徧爲招撫將略思南徇銅仁取石阡出印江攻塘頭出思州奪老烏溝以乘勝入黔而羣賊力守鎮遠夫鎮遠固黔中一咽喉地也駐沅以來糧充器銳士馬飽騰十月甲午師次周倉坪賊憑高恃險抗衡如舊丙申分兵三路一由秀地取石巷巖門一由鎮遠縣旁出攻其腋地而予帥官兵正擊其面賊不能支是夜漏下五刻各亡命去我兵追殺過油柞關偏橋至興隆而止壬寅師次重安江癸卯進清平近地賊營聞風解散十一月辛酉全師駐貴陽先鋒抵安順惟鐵索橋江勢湍激巉巖層立浮渡萬難賊焚橋負嵎以冀復振己巳我軍飛渡仰擊大敗賊兵所謂要害之處咸我有矣行師至此我馬疲敝稍爲養息二十年師至安南至沙子哨與賊大戰於江西坡轉鬪而前得臘筍坡賊敗走收新興普安其諸郡縣皆歸順威寧多鉛廠舊礦產鉛不旺且每歲夏時中多積水車戽之費較昔日增又從前官鑪不足則買商鉛以補之商先領官本從容繳鉛頗以爲利故樂於輸送今則發價漸少輸官之餘無多利息商鉛可買者稀官鑪所得不足使公項盡歸實用猶患費用之繁倍出半入而奸胥蠹役欲借開廠爲名飽其私橐者更甚於前運務之壞較然可觀也每歲四運京鉛一運楚鉛恐其弗給勢必議開子廠但此事非可促辦向

來產鉛之地土人視其可開具呈報州縣官批准令其自備資本開採一年有效然後州縣官申報官辦一年有效然後申請領官本經理必三五年乃有成局如未開之地聽商人言其有鉛可採遽發官項與之則一年無效或不甚旺便已賠累巨萬州縣官豈肯爲之卽富商大賈其取利之途甚多亦不樂於一試也故子廠之說亦屬迂緩難行誠使司事者能以數萬金之美缺不肥己囊嚴禁吏胥家人侵漁諸弊於現採之礦設法經營實力辦理多招商人擇其可信者先發官本令其陸續交納則於運務廠務兩無貽誤如廠中常有三年之餘何虞誤運哉新開子廠入礦不深可省腳費亦無戽水之勞仍聽商民自報自開悉如舊制多一處不爲無益但目前所急者不在此耳

鉛廠中亦多可怪者商民開礦視其命運有見鉛苗並得其穴而勞苦經年費用巨萬而無所得者礦中或沙或水開閉不常此亦陰陽之理不可測耳有富者買一山鳩工開鑿入其中無有也視其苗則決必得之於是罄家貲親往督理貲盡矣乃持鎗向石而咒曰我爲汝亡家今與汝并命矣鎗落石破而鉛出就其穴採之復其財而穴乃罄又有兄弟二人共開一山者山有兩穴其弟先私開之一有鉛一無鉛乃與兄鬪兄得有鉛者夜半往掘取其鉛置兄穴而以己穴之土石置兄所鬪得處旣開礦弟乃陽言曰兄之穴皆土石願以弟所得者讓兄也兄曰吾與弟均耳弟曰否遂互易其礦及開數日兄礦益旺而弟竟銖兩無所獲

每鉛一爐或白金一塊或數錢或一二兩啓爐時工人必合聲痛詈曰汝速死汝速死詈不絕而啓之則

一餅躍出弗置則無所得金之畏置乎好置乎雖有智者莫能喻其故也

興義守某有婢死而埋之數日過其處者聞棺中有哭聲走告某守出之復活永寧州署三堂有鬼蓋州牧某杖斃其妾婢三人瘞於堂之後每爲祟今州牧別爲室數楹於二堂之東偏以居而以三堂爲驛館過客宿焉知者多移宿於城南二十里之新鋪然其地湫隘不可居余往興義去來皆住州署僕輩畏甚點燈後俱逃往主人閣者之所余與幕友李鄴芸楊擴蓀飲酒縱談至更餘就寢天明乃起毫無所見聞也堂三楹余獨寢東一室鼾臥如常而李與楊同處西偏竟夕不能寐

藩署修屋毀舊垣及半得瓷盃一缺其邊之半安置軋土中盃貯茶油滿焉莫測所由入遂止不毀夜有宿其旁者燈下見巨鼠一自背至尾皆油沾濡就盃缺處刮其油注於盃畢乃去少頃復來刮如故乃悟垣中舊有一盜鼠每夜就油餅以身漬油來刮之蓄以爲糧者也福方伯親告余余謂此鼠智則智矣顧垣已毀而猶不知又何其愚也

省城一女子父母歿不嫁豪俠善騎射獨處一室時或反鍵其戶匹馬男裝遊湖湘間人不識其爲女也數月歸則閉戶不出精於刺繡得遊貲則又躍鞍出郭不知所之幕友李鄴芸爲余言鄴芸曾見之隣居不敢與言婚者亦不知其姓矣

貞豐州羅斛册亨皆多癰氣人病瘧者多死江西之賈於羅斛者必經三瘧乃可保有賈某姓已十八病矣

俗稱妻父爲泰山。以有丈人峯也。因此遂稱人妻母爲泰水。更可噱者。謂人妾父爲邱垤。妾母爲行潦。黔中納寵者。母必隨以來。久則驕恣詬諱之聲。不可聞也。試用令某在黔納姬。其母頗悍。時爲所窘。令與余善。余於端午日在黔西道中遇驟雨。山水陡至。幾被漂溺。及返會垣。令迎於道旁。慰曰。別來無恙乎。余曰。惟天中節爲行潦所虐耳。令大笑。

黔人生小兒多寄人爲乾子。呼其義父曰保爺。至有寄於巨石者。於石上鐫其兒名。呼之曰石保爺。諺云。清平豆腐楊老酒。黃絲姑娘家。家有今清平縣豆腐尙佳。楊老土司城有白石數枚。立於城南。頗奇峭。而酒則甚薄。黃絲去平越四十里。爲官路所經。有數百家村落。較他處略整潔。而當壠治鑿殊未見之。蓋風化之轉移久矣。

諺又云。大定水城女如花。黔西兒郎賽過他。畢節姑娘家家好。惟有威寧苦蕎粑。蕎粑者。以蕎麥麵爲粑。言其黑。威寧地瘠人皆食蕎。故云。

鄒小山一桂。自作楚黔山水畫冊。筆墨精妙。題句皆關考證。鷄公嶺詩云。山行艤蹀是晴天。牛背兒童帶雨眠。此日青疇喜霑足。數峯烘出米家顛。誰將潑墨嗣前蹤。遠近煙巒試淡濃。我是九龍山下客。短歌多半雜吳儂。涵碧潭即城南甲秀樓詩云。休誇辟棘自唐蒙。

聖代車書僰粵通。陶巡娛賓聊暇日。庾樓成唱續高風。捲簾花色三秋候。憑檻霞光萬嶺中。試跨雙虹看題柱。袞衣今日正思公。樓前有鐵柱記西林相公平蠻績朗照如君真月鑑。餘波贈我亦天紳。偶於黔地歌三疊。並想燕

臺少一人薄宦自憐增白首亂山猶喜隔紅塵回瞻帝闕無多別遙約梅花綻早春戊午九日登甲秀樓照璧山云山勢裁成幅帆開未見舟遊人常面壁落日好登樓萬井容窗隙千峯插案頭率然環雉拱卓爾畫扇秋拂蘚尋題句憑欄恣遠眸嘯空宜舞鶴飛杖欲乘虬新月城笳動疎鐘梵唄幽歸來衫袖重攜稿上鳴騶題東山十二景和潘豫亭元韻八首云青歸楊柳枝紅入桃花面獨有歲寒松春來自不變踢閣上層顛忽然身入海擬作幻蜃觀洶波成鑿壁山居看朝日飲露還餐霞蔚然藍幕間爛漫垂天花雨來聽其鐘風度有餘響銅鼓本無聲千秋自靈爽卓立一屏開螺黛千松點蒼翠佛頭深紅塵豈能染深柳亂紅橋澄波挂天影何來南海潮吹上西風嶺翠竹蔽蒙茸白雲穿宵篠提筇入行行清風散炎歎龕火猶未明梵唄生虛室庭樹何蒼蒼回頭見落日石阡云孤標凌太虛受氣變霜雪叢木不能附點綴辭一切稜稜表寒谷子子挺高節山爲仁者樂毋乃太勇決那知堅壁中泉脈出自穴虛中涵智水流潤生膏澤外樸內文明此圖可觀易豈徒誇石筍椽筆書天闕白水河云吾吳富水黔富山有山無水山不活深林祇覺嵐氣重多穴饒與狐兔窟十里一芻泉五里已成渴涓涓伏流山草沒縱有清駛無人撥轉岡忽聞萬馬聲荒山鐘鼓何鏗鏗遙看始見白一線匹練晝暴妖虹橫兩旁水氣浸石壁濺跳碎玉煙霏輕其精華峯巒昔曾到莫炫怪異欺先生飛雲巖云黔中跬步皆巒崿籠煙接霧如星攢連晨陟降疲征鞍苦對童阜無奇巒茲巖腹豁誰所剗流膏垂乳出肺肝淋漓漓狀千般虎豹蹲立蛟龍蟠青虬玉螭

牽素繫蓮花倒放零露溥旌幢華蓋何靡曼。一峯參禮對面看檻外珠玉飛來湍月潭疎磬應谷寒松杉  
百道清蒲圃我遊心曠足力酸怪此山破精神完山僧常住無驚歡具相非相隨人觀相見坡云偏橋橋  
東相見坡行人聽見苗子歌吹蘆大踏月皎皎搖鈴暗拍聲嗚嗚前坡草長苦雅務務<sub>田山薩黔書雅</sub>後坡  
石滑愁商訛牛<sub>言放</sub>阿李父<sub>苗呼</sub>呵交<sub>飲酒</sub>在前店阿蒙<sub>苗呼</sub>瓦鷄也方陟巘回頭相見不足奇去去忽然還  
對面山坳固麥<sub>喫飯謂之固麥</sub>趁泉流山前果瓮<sub>行路謂之果瓮</sub>人不休鵠啼鷗叫颯風秋辰溪云回字城頭丁字溪沿  
溪水閣亘高低朝來盪槳和風裏不是桃源亦自迷一路花枝間柳枝客來剛是早春時好山只合船頭  
看若在城中恐未知幫洞云三壺在海表風烈不能舟秦皇覓不見漢武將焉求物理近可譬此山卽神  
洲鴻濛未歸壑激盪成雕鏤一朝變桑田陸海膠浮鷗宛如白蓮朵出放含清秋上結寶花臺疎磬鳴松  
楸得非壺公宅如此邀浮邱盤旋轉媧舍往返周華不蜂腰附蟻蝨領飛蜉蝣對岸立鋒戟冠纓曜兜  
鍪湯湯灌古礎底柱滄溟流雀蛤以時變夔蚖憐其儔女知吾不化鼓翅隨莊周天柱縣云喜得兒童滿  
手誇遍山櫻艷勝桃花似應風急延春燒曾見波明誤晚霞別有洞天開絳帳始知黔地盡丹砂遐荒近  
得陽和溥萬笏參雲耀日華<sub>自註天柱雖燭皆樓水通楚澤春夏間鷗花</sub>偏山繞澗緣流紅翠上下俗謂之滿山紅  
四面青山四面樓一樓高出衆樓頭雨餘遙見清江路欲趁長風駕兩虬喜得齊雲倚日開不愁前去有崔巍何人便說南天柱我亦蓬  
山頂上來雪厓洞云剝崖營傑閣突兀傍城磯曲磴盤雲上朱櫺耀日開遠煙清瘴嶺秋色在樓臺隱約  
聞笙鶴仙人自來元洞何年闢穿幽透碧穹暗苔侵古佛落木響晨鐘壁淨塵難到龕深膝可容有人

誇白雪題詠最高峯。辛酉秋深又當瓜代。諸公設餞於此。又題云。着破登山屐。朝來得勝遊。雉環千堞峻。  
虹護一溪流。漁艇晴波暖。霜楓落照秋。碧雞何處覓。咫尺是丹邱。筇竹枝爲友。牂牁月是家。六年邊地客。  
一席小春花。倚檻臨清瀨。停杯看落霞。遙程計歸雁。萬里愧星槎。序云一桂以雍正乙卯奉命督黔學。隆  
冬就道逾大河。歷江漢。朔風欺鬢髮。未暇觀覽。丙辰春抵湖南。泛舟沅江。花柳爭媚。沿流峭壁。頗覺動人。乃  
稿而笥之。俟暇欲爲圖。以嗣粵遊之冊。旣入黔。則萬山穿雲。巖壑厓洞。稱奇勝者。不一而足。顧以巡試匆  
匆。未暇及。戊午冬期滿。作楚黔十二景一冊。友人爭題之。方伯雁門馮公見而攜去。再索一覩。不可得。嗣  
又蒙恩留任三年。重經所過。如遇舊知。然欲圖之。卒無其隙。壬戌還京師。從禮垣涼秋夜直。宮漏方永靜。  
憶在黔六載。披荆涉險。如在夢中。而林壑在胸。不能去。乃追而圖之。得景十二幀。譬如夢醒說夢。而誕幻、  
不妨姑聽也。嗟乎。卽以山水論。圖中所列者。可謂旁人未諳。奇特如圖中者。豈少哉。不遇知己。過而輒忘  
已爾。在山水固無求。亦無憾也。然人不觀山水。山水日起而觀人。人之往來於黔山者。豈少哉。是冊也。余  
將以之爲伯牙焉。故題之曰。山水觀我。乾隆八年七月旣望。錫山鄒一桂書於獨樹軒。小山此冊於道光  
三年爲卓海帆少京兆所得。海帆觀余黔中記。遂以贈余。因全錄其冊中詩文。以資考證。